



一个医生的女儿

司各特著

陈 漪译

一个医生的女儿

〔英〕司各特著

陈 漪 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Walter Scott
The Surgeon's Daughter

根据 J. M. Dent & Co., London 版本譯出

一个医生的女儿

[英] 司各特著

陈漪译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604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张 6 插页 3 字数 136,000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6) 0.65 元

第一章

当病弱者发出求援的呼吁，
徘徊着的死神准备来一下打击，
他那优越的医术显出
毫不炫耀的“仁术”的力量；
当绝望的“痛苦”发出呻吟，
孤伶的“欲望”消声匿迹，
在“苦难”的阴森无比的洞窟中，
他那得力的护理总在近旁；
没有召唤遭到冷漠的延搁，
没有薄酬受到傲慢的拒绝，
日日的辛苦供应了
日日生活的简单需要。

撒母耳·约翰逊^①

逍遙者杂志中对于他^②的朋友萊維特^③所作优美细腻的描述，正是对基地安·格萊和其他许多乡村医生的写照。除了学校里的教师以外，苏格兰从这些医生身上得到的好处比从其他阶层的人那儿得到的都多，可是却对他们也许更不表示承情。

象这样一个在农村里行医的人，往往住在小镇上或是村落里，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了他的业务中心。但是除了医治村镇里的病人以外，在直径四十哩的圆周范围之内，只要有人找他看病，

他总是不分昼夜随請随到；有許多地方无路可通，还得涉过沼地，翻过山岭，渡过河流和湖泊。为了紧急任务，苏格兰这位乡村医生往往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或者至少是冒着损害健康和丧失生命的危險，深更半夜在險恶的路上行走，穿过人迹罕到的曠野，而他所得到的充其量只是一笔极其微薄的报酬，往往是一种完全不适当的报酬，而且常常还会連什么报酬都沒有。英国城市里他的同业們所特有的种种丰富的財源，他一点儿也沒有。苏格兰的乡鎮居民，由于他們的生活享受受到限制，所以象痛风病、腸胃病以及一切因养尊处优和游手好閑而得来的慢性富貴病，都輪不到他們身上。經過了四年左右的节衣縮食，他們才能够举行一次选举宴会；而在三四十个文靜的选民当中，选举的事在宴会上就可以得到解决，头破血流的事是不会有。有身份的母親們并不一定在一年三百六十多天中要為她們心爱的孩子們請医生来开方吃葯。全鎮所有的老婆婆都会开泻盐的方子，都会敷葯膏；只有等到热病或者麻痺症发展到严重地步时，鎮上的邻人才替病人請医生去。

虽然这样，这位科学家是不会埋怨沒事做的，也不会发牢騷說沒病診。如果没有病人找上門来，他就会到处去找他們。就象蒲尔格④的丽奥諾娜里那个神出鬼沒的情人那样，他深夜骑着馬，在黑暗中順着一些小路前进；这些小路在沒有他那么熟悉这一带路徑的人看来，就是在白天也够难走的了；他穿过狹窄的

① 撒母耳·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大文豪，一生編过許多刊物，一七五〇——五二年編逍遙者(The Rambler)。

② 指撒母耳·約翰遜。

③ 萊維特(Levett)：撒母耳·約翰遜的摯友，他是个沒沒无聞的医生，专为穷人看病，接受的診金經常都很微薄，即使病人住得很远，他也不辞辛苦地前去。

④ 蒲尔格(Gottfried August Burger, 1748—1794)：德国詩人，一七七三年发表民謠丽奥諾娜(Leonora)。

羊腸小徑，一不留神就会掉进泥沼里去，或者从悬崖絕壁上摔下去；最后来到了一些矮小的茅屋跟前——那些屋子是那么矮小，除非他的馬不巧踏穿屋頂摔进屋子里去，它可能还不知道前面有屋子，就打那些屋頂上跑过去哩。当他到达这样一个需要他服务的、庄严的旅程終点时，他的任务不是把一个可怜虫接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防止一个可怜虫离开这个世界；这些人家的情景往往非常悲惨，因此当他們感激涕零地把他們千辛万苦、忍飢挨冻节儲下来的一些先令奉上給他时，他坚决不肯接受，他本着仁爱精神，不但为他們診療，还送他們藥品。我听说，聞名的旅行家門果·派克①对行医和探險这两种生活都体验过，結果他宁愿到非洲去做个探險家，而不愿意当一个乡村医生，不分昼夜地在祖国的曠野上奔波。他說，有一次他騎馬赶了四十哩的路，整夜沒有睡覺，順利地帮助了一个受到上帝詛咒②的女人，他得到的报酬仅仅是一只烤土豆和一口酪乳。但是他有那样一副心腸，决不会舍不得出一分力气去解除人类的苦痛。总而言之，在全苏格兰，随便哪一个可怜虫都不会比乡村医生更劳苦，得到的报酬更微薄，也許只除了他那匹馬吧。那匹馬尽管皮毛粗糙，样子不起眼，却强壮敏捷，不知疲劳，而它也确实非这样不可；它的主人也是这样，他虽然外表粗卤，相貌平平，你会发现他有熟練的专门技能，学識高深，又勇敢，又仁爱，又聪明，又热誠。

苏格兰内地一个州里的米得尔馬斯村上，有一个外科医生基地安·格萊先生，就过着我們在上文不遗余力地描写的那种辛苦劳頓、报酬菲薄的生活。他約莫有四五十岁光景，专心致力

① 門果·派克(Mungo Park, 1771—1806?): 苏格兰人，起先当医生，一七九五年到非洲奈澤河(Niger)探險；一八〇四年与本書作者司各德相識，一八〇五年又到非洲探險，因而死难。

② 指生育的痛苦；參看聖經舊約創世記第三章十六节。

于他的职业，在医学界很有点声望，因此一有机会，就有人劝他脱离米得尔馬斯和周圍貧乏的行医地区，到苏格兰較大的城市去，或者就到爱丁堡①去。别人再三劝他，但是他总是婉言謝絕。他是一个朴实直率的人，喜欢无拘无束，不愿意受上流社会里难免的种种拘束。他自己沒有发觉，也沒有朋友向他指出，如果在态度和习惯上帶上一点儿憤世嫉俗的气派，这位医生在一般人的眼里就会显得是个权威，他的声望就可以大大提高。格萊先生，或者格萊医生——这是乡村里的人对他的称呼（据我所知，他的学位証書上可能是博士的头衔，但是他只自称碩士），生活要求不高，行医的收入每年通常将近两百英鎊，日子过得很充裕；他每年平均要騎馬赶五千哩的路才能掙到这笔錢。靠了这笔收入，他可以非常寬裕地供养他自己和他那輪流使用着的两匹小馬，白和杵，因此他娶了一位大姑娘来分享；她名叫琪恩·华德生，臉蛋儿紅噴噴的，是一位善良的农民的女儿，兄弟姊妹共十二人。她是在一个每年有八十英鎊收入的家庭里长大的；如今的收入比她娘家的收入多上了一倍多，她哪里还嫌穷呢；因此，尽管一些沒有禮貌的年青小伙子这时候已經称格萊为老医生，她还認為他是一个和她自己很相宜的配偶。过了好几年，他們还没有孩子；看来格萊医生常常帮助魯辛娜女神②，却永远不会請这位女神来帮助他自己。可是，終於来了不寻常的一天，他的房子成为請求这位女神显示神通的地方了。

一个秋天的晚上，三个老婆婆用她們衰老的腿在拚命跑路，穿过米得尔馬斯村里唯一的一条街道，直向这为人人所尊敬的人家跑来。一排破烂的篱笆圍住这所房子，把它同那条人来人往的人行道隔开，里边有两小块地，只有一半适于耕种，另一半

① 爱丁堡(Edinburgh): 苏格兰的首府。

② 魯辛娜(Lucina): 羅馬教中司生育之女神。

滿地是沒有長好的灌木。門上有“基地安·格萊，碩士，外科醫生”等等字樣。幾個游手好閑的年輕人，一兩分鐘以前原在街那一頭一家酒店門前閑蕩（那家虛有其表的小客棧只配叫做酒店），這時候跟隨着這幾個老婆婆，她們那種平時少有的敏捷行動引得這些年輕人一路上又嚷又笑；他們打着賭哪一個可以獲勝，好象他們是在米得爾馬斯賽馬會跑道上的起跑點打賭似的，扯着嗓門嚷啊叫的。“十兩酒，壓吉星高照·辛姆生！”——“老佩格·談姆生①壓倒全場！”——“加油啊，愛立遜·喬波，你准會叫她們都吃驚的！”——“留心土墩兒啊，姑娘們，要不然你們總有一個會摔成稀爛的老太婆啦！”這些話和上千句這樣嘲弄的話喊得震天价響，可是正在緊張地賽跑的人一點兒都沒有注意到，甚至于連聽都沒有聽見；她們競賽的目標似乎是要爭取頭一個跑到醫生的家。

“告訴我們，醫生，出了什么事啦？”格萊太太說，她是個性情溫和、頭腦簡單的人；“瞧，佩格·談姆生，琪恩·辛姆生和愛立遜·喬波，她們在鎮上的大街上面賽跑呢！”

醫生剛剛把他那打濕了的大衣挂在火爐邊烘（因為他剛從長途跋涉回來），這時候他料到又有一個新的服務機會了，連忙趕下樓去，心里很高興，因為從那幾個來報訊的人物看來，這一回多半是在鎮上，可不是在鄉下了。

他剛走到門口，賽跑的人當中的一個，辛姆生老婆婆，已經跑到門前那一小片空地上。她是頭一個跑來報訊的人，而且一路上始終跑在前面，可是已經跑得一時話也說不上來；因此當她來到醫生跟前的時候，站在那兒呼啊呼的直喘氣，她那松松地系着的頭巾打臉上給吹到後面去，她拚命要說話，可是就沒辦法說出

① 湯姆生的變音。

一个人家听得懂的字来。佩格·湯姆生猛的钻到她前面。

“那位太太，先生，那位太太哟——”

“急救，急救”——爱立逊·乔波尖叫着，簡直不象在說話；那个实际上跑头一名的人，辛姆生老婆婆，这时候才說得上話来，她开口要求把她们大家跑来爭取的那份奖賞給她。“我希望，先生，你介紹我当个护士；我把消息带给你，比这些懶婆子快得多呐。”

其他两个竞赛者爭先恐后提出抗議，大嚷大叫，那些在附近听着的年青无賴嘩然大笑。

“住嘴，你們这些老愛吵架的傻子，”医生說，“还有你們，你們这些懶骨头，等我出来——”說着，他使勁唰的抽了一下他那根长梢鞭，这一来，果然产生了效果，就象伊尼德^①第一卷里海神发出的那一声馳名的吆喝“我要——”所产生的效果那么大。“那么，”医生說，“那位太太在哪儿？她是誰？”

这句话根本就沒有問的必要；因为一輛由四匹馬拉着的普通馬車，正不快不慢轆轤轆的朝医生的家来，老婆子們这时候也比較安心一些了，她們告訴医生說，那位紳士怎样認為天鵝客棧的設備完全不适合他那位夫人的身份和目前的健康情况，又怎样采納了她們的意見（三个老婆子都自称这个建議是自己的功劳），把他的夫人送到这儿来，讓她享受一下“西房”的舒适——所謂“西房”，是一間客房，格萊医生有时遇到一些他認為需要他亲自照料一个时期的病人，就讓他們住在这个屋子里。

馬車里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穿了一身騎装的紳士，那人跳下車来，医生向他保証說，这位夫人在他家里可以受到相当的照应，于是那人就回到馬車旁，把他的同伴扶下車来；这位紳

① 伊尼德(Aeneid): 古代羅馬詩人維吉爾(Vigil)所著的史詩。

士看到他的夫人給安安稳稳地安頓在一間相当象样的臥室里，又可以受到医生夫妇很好的看护，显然非常滿意；医生夫妇再一次向他保証說，他的夫人会得到种种細心的照顧。为了要使他們的諾言更可靠，这位外地人往医生手里塞了一包錢，包里有二十个几内亚^①（这个故事碰巧发生在用金币的时代），作为一笔定洋，日后还要慷慨給酬。他又关照医生說，他的夫人身体虛弱，那即将出世的嬰孩一切都需要人家細心照料，千万不要在他們身上省錢，無論是非用不可的，或是最好要用的，都尽管用好了。随后他說他要回客棧去了，請求他們等夫人的情况一有变化，就立刻派人通知他。

“她身份高貴，”他說，“而且是个外国人；請你們一点儿也不要省錢。我們原来計劃要赶到爱丁堡去的，可是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不得不临时轉变路綫。”他又說，“千万不要省錢，請設法使她能尽早繼續赶路。”

“这个，”医生說，“我可办不到。造物是不可以催促的，任何催促造物的企图都要受到懲罰的。”

“但是技术，”那个外地人說，“能够發揮很大的作用，”說着又遞过去一袋錢，重量似乎跟头一袋差不多。

“技术，”医生說，“可以受報酬，但是不能讓人收买。您剛才給我的錢，作为我尽心竭力照料您夫人的報酬已經綽綽有余了；要是我接受更多的錢，那就等于答应去做我所做不到的事情，至少是默認我要那样做。我們會尽可能照应您的夫人的，这样她也就很有可能可以快快动身。——現在，您回客棧去吧，先生，因为我可能馬上就要做事了，無論伺候夫人的护士也好，照顧小孩的保姆也好，我們都还没有呢；不过这两件事会馬上办好

^① 几内亚(guinea)：英国从一六六三年到一八一三年所发行的金币，合二十一个先令。

的。”

“再等一等，医生——你懂得什么語言？”

“我会說拉丁話和法国話，說得都不太好，不过人家还勉强听得懂；我能看一点儿意大利文。”

“不懂葡萄牙和西班牙話嗎？”这个外地人接着問。

“不懂，先生。”

“这可不巧了。不过你說法国話，她也許听得懂你的意思。請注意，你得样样事順从她——如果需要錢的話，可以跟我接洽。”

“請問，先生，这位夫人姓——”

“这完全无关紧要，”外地人打斷对方的問話，說；“等空閑一点儿的时候会讓你知道的。”

說着，他把寬大的斗篷往身上一披，半轉过身子把斗篷披好，医生覺得那种气派要模仿都不容易，然后他順着大街走回小客棧去了。到了客棧里，他付了馬車費把車夫打发走，吩咐管客棧的說，在医生来找他之前，任什么人他都不接見，以后就关上了房門。

医生回到病房里的时候，看見他的妻子神情非常惊慌，害怕加上焦急，象她这样性情的人常会有这种复杂情緒的。

“她一点也不会講文明人所講的話，”格萊太太說。

“我知道，”医生說。

“但是她还一定要戴着黑面罩，我們要替她揭开，她就大嚷大叫。”

“那么就讓她戴着——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妨害，医生！有沒有見到过一个規矩的女人要生孩子的时候还戴着面罩的？”

“也許很少。但是，琪恩，亲爱的，不太規矩的女人也好，規矩

的女人也好，都要生孩子，我們現在可不能为了反对她的怪癖，使这可怜人的生命遭到危險。”

医生走近女病人的床边，看見她果然戴着一个薄薄的絲質面罩，是在中古喜剧里非常用的那一种；当时貴族妇人在旅行的时候还戴这种面罩，但是处在象这个可怜的夫人的情形下，可絕沒有人会戴。她似乎对这件事很固执，因为她看見医生的时候，便把手按在臉上，好象生怕医生会坚持要拉下她的面罩似的。医生連忙用叫人还勉强听得懂的法国話說，他們在各方面是絕對尊重她的意思的，她有絕對自由蒙上面罩，高兴什么时候取下就什么时候取下。她懂得他的話；因为她用很糟的法国話表示她的感激，似乎認為他“准許”了她繼續隱蔽她的面目。

于是医生着手布置其他的工作；为了满足一些喜欢知道詳細情节的讀者，我們在这里順便提一笔：医生为了奖賞那几个赛跑的人，头一名的辛姆生老婆婆获得了护士的位置，专门負責伺候那位嬌弱的病人；佩格·湯姆生得到許可，介紹她的媳妇，蓓特·詹梅逊，来当奶媽；至于乔波老婆婆呢，她的一个oe^①，也就是孙女，被雇来助理这一家目前繁重了起来的杂务；医生就这样，象一位老練的牧师似的，把幸运所送給他的美好的东西分配給他那些忠实可靠的信徒。

半夜一点鐘左右，医生来到天鵝客棧，他为那个外地来的紳士带来了消息，恭喜他做了一个健壯的男娃儿的父亲，而且母亲的情况呢，照通常的說法，正是再好沒有了。

这个外地人听了这消息，似乎很滿意，他接着提高了嗓子說，“他一定要受洗命名，医生！他得馬上受洗命名！”

“这个，用不着这么急，”医生說。

① oe：苏格兰語，意思是“孙子”，指“孙儿”“孙女”均可，此处指的是“孙女”，見下文。

“我們可不这么想，”外地人打断医生的話，說。“我是个天主教徒，医生，而且我可能在夫人能赶路以前就得离开这个地方，因此我希望能亲眼看見我的孩子受到教会的接納。我听說在这个怪可怜的地方有个天主教神父，是嗎？”

“对，先生，有一位天主教先生，他姓古德理奇，听說他担任神父的职务。”

“我很贊許你的稳重态度，医生，”外地人說，“对任何問題过分肯定都是很不妥当的。明天我要带那位古德理奇先生到府上来。”

格萊躊躇了一下，說，“先生，我是长老会新教徒，对教会和国家所建立的制度我总是贊助的，不用說，我当然是贊助的，因为我曾經在凱墨朗团里当軍医的助手，領了四年国王陛下賜下的薪俸，上帝保佑他，团里用的聖經和我的委任状都可以証明我的話。照說我特別應該厌恶跟天主教徒有任何往来或秘密交易才是，但是我还是没办法不照我的軟心腸行事。先生，您可以带古德理奇先生到我家里来，随您高兴什么时候来都可以；照我猜想，您就是孩子的父亲，既然这样，一切当然應該照您的意思安排；只是有一点，我不愿意讓人家以为我对天主教仪式的任何方面有慫恿或贊助的意思。”

“不用多說了，先生，”外地人傲慢地說，“我們是互相了解的。”

第二天，他来到医生家里，带来了古德理奇先生和另外两个人，不用說他們是神父教堂里的人。他們跟嬰孩耽在一个屋子里，关上了房門，可以想象得到，那个那么古怪地投身到世界上来的、什么也不懂的小东西，就这样行了浸礼的仪式。神父和两个見証人走了以后，外地的紳士对格萊先生說，既然已經断定夫人在几天内还是不适合旅行，他自己打算离开此地，不过十天之

內就会回来，他希望到那时候，他的伴侶能够上路。

“那么我們该怎么称呼这个小孩和他的母亲呢？”

“小孩的名字叫理查。”

“可是也得有个姓呀——夫人也应当有——她可不能老沒姓沒名地住在我家里。”

“就用你們这个鎮的名字叫他們吧——我想是米得尔馬斯，是不是？”

“是的，先生。”

“好吧，母亲叫米得尔馬斯夫人，小孩叫理查·米得尔馬斯——敝人叫馬太·米得尔馬斯。”他接下去說，“这个可以供給夫人一切所需用的东西——或者，万一有什么意外的事，也可以給她一点帮助。”說着他就交給格萊先生一百英鎊，格萊迟疑不決，不敢收下，他說他認為夫人的錢該由夫人自己保管。

“那可再糟也沒有了，医生，”外地人說。“要是她要把這張票子兌換硬幣，她簡直就不知道可以兌到多少几內亞。不，格萊先生，請你相信我，你一定会发现米得尔頓夫人——米得尔馬斯——噯，我叫了她什么啦——她对世事一竅不通，你生平行医所接触到的人当中就沒有一个象她那样不懂世事；所以請你暂时做她的出納兼財產管理人，就象看待一个病得沒有能力料理自己的事情的病人那样看待她吧。”

格萊医生觉得这番話講得有几分驕橫傲慢。从这个外地人一举一动上可以看出他要隱蔽他的真面目，他这一番話无非还是为了这个目的，並沒有其他意思；但是他的态度似乎有这样的表示，“我可不是一个可以讓人随便提出异議的人。我說的話，不管你多么不相信，或者多么不明白，都得要不吱一声地接受下来。”这使格萊对自己的看法更肯定，他認為他們不是勾搭上的就是秘密結婚的，而且他們一定都是地位非常高的人物；两个

人的举止风度使他更相信自己的看法。他生就不爱麻烦人家，好奇心也并不强，但是他明明看见那个夫人手上没有戴结婚戒指啊；而且她又那么伤心，战栗不停，好象是一个不幸的女人，既失去父母的爱护，又得不到合法的权利受丈夫的保护。因此，当米得尔馬斯先生跟夫人作过了相当长的秘密谈话，走出屋子来向医生告别的时候，他暗地里有点担心。虽然米得尔馬斯先生告诉医生，说他十天之内就会回来——这是医生所能讲的、夫人有希望能安全行动的最短的日期——医生还是放不了心。

“上帝保佑，我真巴不得他会回来，”格莱心想，“但这一切都太神秘了，不象一件普普通通的善意的事情。如果他存心要用象以前不少可怜的女子所遭受到的那种待遇来对待这个可怜的人儿，我希望我的家不是他选定把她撇下的地方。留下这样一笔钱，多少有点可疑，好象我这位朋友这样做，为的好让自己的良心平安些。好啦——我一定得抱乐观呀。这期间，很清楚，我的任务是尽我的力量来为这位可怜的夫人做点事。”

米得尔馬斯先生走了以后不久，格莱先生就去 看 他的 病人——事实上，他一进得去，就马上走进屋去。他看见她非常激动。格莱从经验上知道怎么样做是安慰人、使人镇静的最有效的方法。他吩咐把她的娃儿抱来给她。她对着那个小东西哭了很久，后来在母爱的影响下，她的激动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从她那极端年青的外貌看来，这一定还是她初次体味到母爱。

这位留神的医生看得出他的病人在发生这次情绪上的激动之后，大半的时候心里在计算一天一天过去的時間，预测着她丈夫——如果他是丈夫的话——可能回来的日子。她翻查日历，探询路途的远近，只是问得非常谨慎，分明不愿意泄漏她伴侣的旅途的方向，她又跟人家对表上的時間，对了又对；显然她是在运用各种各式的心算法，然而这种计算法是完全不可靠的，人們

用这种方法計算時間的进展，目的无非是要時間过得快些。有时候她又对着她的孩子哭泣——大家都异口同声說那孩子是再可愛也沒有、值得一看的娃兒。格萊有时候看見她对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嘟嘟囔囔的說話，不仅那些話他听不懂，就是說話的音調和那种口音也是他从来没有听見过的，他尤其知道那絕對不是葡萄牙話。

有一次，那个天主教神父古德理奇先生来了，要求見她。她起先不愿意見他，可是一轉念又同意了，也許她想到他可能已經从米得爾馬斯先生——这是那位先生自称的名字——那儿得到什么消息了，他們只談了一会儿，神父离开夫人的房間时，臉色不大愉快，他虽然有意掩飾，但是还是逃不过格萊先生的眼睛。如果这位夫人是天主教徒的話，象她現在这样情形，正需要他的照顧和安慰，可是他却一次也不再来了。

我們这位医生到后来怀疑他的女客人是犹太人——一个犹太女子，把她的身体和爱情都献給了一个异教徒；她那美丽的容貌帶有一种特別的风味，这更加深他的疑虑。然而格萊对她的态度并不因此有所改变，他看到的，只是她的悲痛和凄凉，他要尽力減輕她的不幸。不过他想把这个情况隱瞞着，不讓他的妻子和那些伺候病人的人知道，因为一旦讓她們知道了，她們是不是能保持审慎的态度和寬大的胸怀，那是件更有理由叫人怀疑的事。因此他細心安排她的飲食，不讓任何摩西律法所禁忌的食物①拿到她跟前，因而惹她生气，或者引起人家的怀疑。除了談論关于她的健康和她起居的便利問題而外，他跟她很少交談。

十日之期一天天地过去了，在这期間，那个外地人的女伴切望着那个外地人回到鎮上来。但是他一直就沒有来，从这个正

① 聖經旧約里禁止犹太人吃的东西。

在恢复健康的病人不安的情緒，可以看出她是多么失望，在初感到失望的时候，她的脾气显得非常暴躁，到后来她渐渐开始怀疑并恐惧起来了。过期两三天后，并没有人送口信或者書信来，格萊为了自己，也为了这个可怜的妇人的緣故，不免也觉得不安起来，生怕那个外地人真的存心遗弃这个孤苦伶仃、可能还受到损害的女人。他急切地希望和她談一談，心想那一米也許能够使他断定該怎样进行調查，或者还有别的什么最适当的办法。但是，这个可怜的少妇对法国話的理解实在太差了，要不就是她連稍微暴露一下她的实际情况都不愿意，以致医生在这方面的努力一无收获。当格萊提出任何似乎需要一番解釋的問題时，他发觉她总是搖搖頭，表示不懂他的話；有时候含泪默不作声，有时候回答說請医生去問 Monsieur^① 吧。

格萊等着 Monsieur 回来，开始等得非常不耐煩了，只有他回来才能結束这种討厭的神秘事件；鎮上的上流人士現在已經开始把这件事作为他們閑聊的主題了；有的責怪格萊讓外国“流浪人”住在他家里，說这种人的道德可能有非常严重的問題；有的認為医生在处理这个外地財主的旅費上，很可能“撈一手”，因而不免妒忌起来；既然現在这个規矩人在一些微小的奢侈品上所花的錢远超过他平时的經濟能力，这种情况也就瞞不过人們的耳目了。

这个誠实廉洁的医生問心无愧，因此也就不去理睬这些无聊的閑話，然而他明知道外面有这种閑話，心里也就不免感到不痛快。他本着他那不屈不撓的精神照常替人家看病，耐心等待着，知道总有一天事情会弄明白，他家里的住客的来历也会有个水落石出的。現在已經是他的女客人分娩后的第四个星期了，

① Monsieur: 法文，意即“先生”。